

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00 周年

# 刘少奇 在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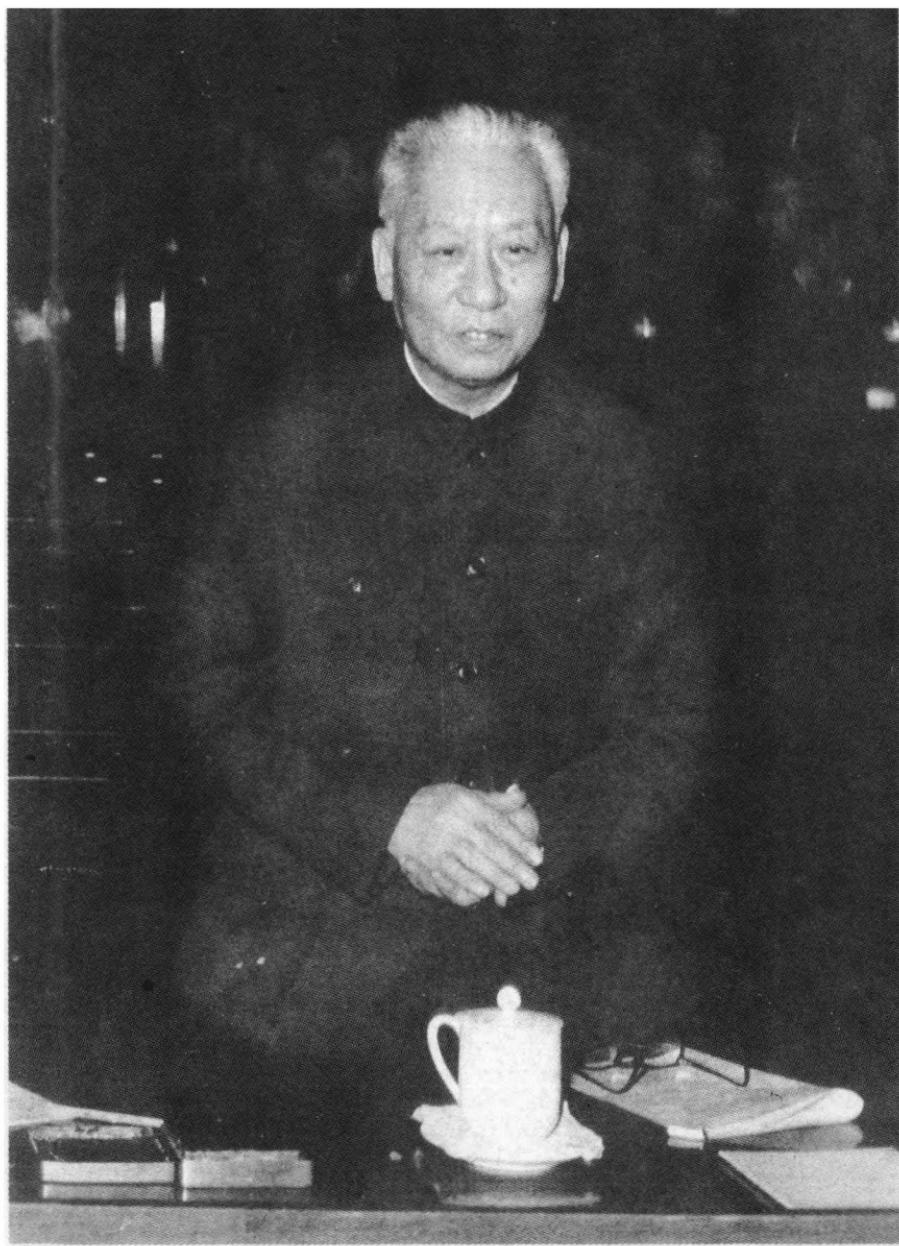
师东兵 著



# 刘少奇在 1966

师东兵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65年，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中南海 196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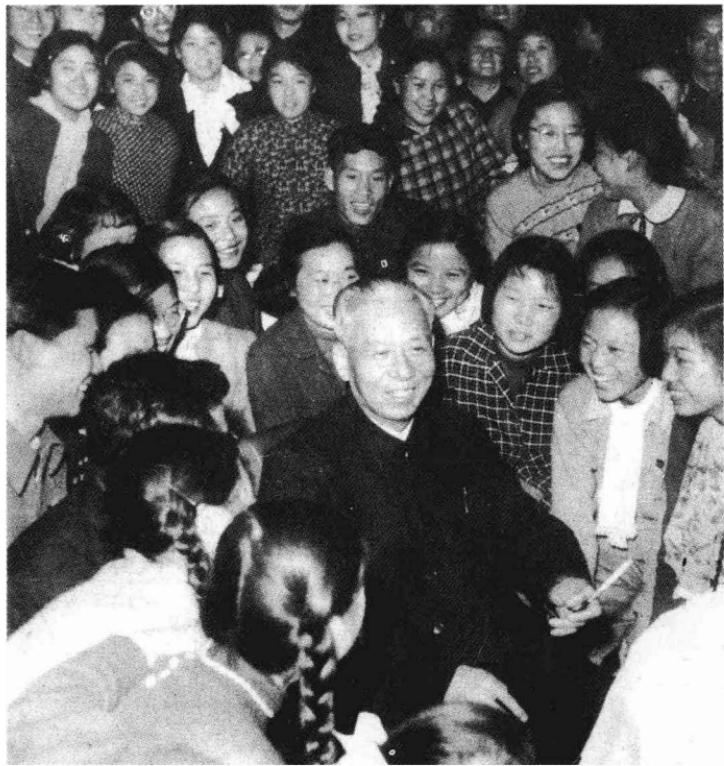
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在一起 1955年

刘少奇访问柬埔寨 一九六三年



亲切交谈 一九五五年

刘少奇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一起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一起

胡志明在刘少奇家做客 六十年代初



刘少奇和哥哥刘云庭(左二)、侄子(左一)、儿子刘允斌(右一)、女儿刘爱琴(右二)在延安 1938年



刘少奇在延安

一九三九年



刘少奇、陈毅和在新四军工作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苏北盐城

# 千古奇冤



1967年4月10日，在中央文革全力支持下，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陪斗的还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300名被打倒的“走资派”。



316

开州市火葬场火葬申请单		字数					
死者姓名	毛泽东	性别	男	年龄	83岁	民族	汉族
死者年龄	83岁	死亡原因	病死	骨灰盒	普通盒		
火葬日期	1976年11月24日	时间	0时	骨灰盒号	普通处		
申请人姓名	刘源	性别	男	与死者关系	父子	子女	女
申请人住址	河南省郑州市			电话			
登记日期	1976年11月24日	时	0时	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刘源		
备注	毛泽东于1976年11月24日0时火化						

1968年11月24日，这一天是刘少奇的70岁生日。躺在病榻上的刘少奇突然听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将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他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从这一天起，刘少奇完全沉默了，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

1969年10月17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押送到河南开封“监护”。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于晨6时45分停止呼吸。当夜，刘少奇的遗体被当作“烈性传染病病人”火化，专案组冒名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填写了火葬申请单。

## 目 录

一	“这是动员令啊!”	( 1 )
二	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 9 )
三	“另一个大鬼，也得清算啊！”	( 29 )
四	“我要向全党申诉！”	( 37 )
五	“康老，你要立大功啊！”	( 50 )
六	“他反刘是为了保自己！”	( 58 )
七	王光美舌战红卫兵	( 63 )
八	“不能扭转批刘大方向！”	( 75 )
九	“运动会走向哪里，还要再看！”	( 81 )
十	“刘少奇到底能不能打倒？”	( 89 )
十一	“王光美在烧毁罪证！”	( 99 )
十二	“再弄不出问题，就平反！”	( 107 )
十三	刘少奇写检查	( 113 )
十四	“你们有证据吗？”	( 126 )
十五	来自湖南的绝密材料	( 137 )
十六	刘少奇说：“来者不善哪！”	( 144 )
十七	“不打倒刘少奇，全党团结不起来！”	( 149 )
十八	专案组审查国家主席	( 157 )
十九	“毛主席没功夫看他的废话！”	( 162 )
二十	“刘少奇已经倒了，你还怕什么！”	( 168 )

二十一	两处茫茫	.....	(178)
二十二	“我的口供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	.....	(188)
二十三	谢富治出马做工作	.....	(197)
二十四	毛泽东打招呼	.....	(205)
二十五	病床上的刘少奇	.....	(210)
二十六	董锄平的揭发	.....	(215)
二十七	“死就让他们死掉!”	.....	(221)
二十八	“王光美判死刑,不亏!”	.....	(226)
二十九	铁窗虽小可望天	.....	(233)
三 十	毛泽东初审专案	.....	(239)
三十一	林彪说:“要痛打落水狗!”	.....	(250)
三十二	“春桥总是关键时刻立大功”	.....	(256)
三十三	李富春沉着地说:“让历史作结论吧!”	.....	(262)
三十四	“康生也是叛徒吗?”	.....	(267)
三十五	毛泽东说:“小心中了敌人的计!”	.....	(276)
三十六	林小华的结局	.....	(282)
三十七	为九大召开的奠基会	.....	(290)
三十八	朱德写在茶几上的话	.....	(295)
三十九	全会上惟一的反对票	.....	(301)
四 十	刘少奇听到了对他的决定	.....	(307)

## — “这是动员令啊”

中南海。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推开了玻璃大门，走到满园泛青的院子里。上午的阳光，照在了他削瘦的脸庞、较为肥大的鼻梁和线条分明、微微发紫的厚嘴唇上，更显得他憔悴、深沉而严峻。他那双闪着亮光的眼睛把这个装饰得非常精致而又幽静的小四合院里里外外打量了一遍，嘴里喃喃自语：“春天来了。”

但是，他并不知道，今年的春天对他来说，并不是温暖的。

还像往常一样，他随手打开半导体，想听听当日的重要新闻。一位慷慨激昂的播音员的声音如雷贯耳。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站起来了。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听到这里，这位老人的心里“咯噔”一下，那张冷硬坚实、金属般熠熠发亮的面孔露出困惑之色，好像在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十七年后的今天，怎么又突然提起了当年的一部普普通通的影片？

很快，他脸色变得蜡黄，那串声音变成霹雳，在他耳际爆炸了：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老人的神情更加专注了。他忘记了是在院子里，将半导体的声音作了调整，以便使那个声音更加清晰些：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辞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

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少奇，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完全是影射你的。”王光美从屋里跑出来，对正在收听广播的老人说。“通篇都是谎话，没有一点点事实作根据……”

没等她说完，刘少奇回身就往屋里走。王光美清楚地看到他的脸色变了，那本来就疲惫不堪的面孔，彷彿让谁给涂上一层青灰色；两只喷火的眼睛，像没有了黑瞳仁，罩上了一层泪水。是啊，这是头一次在广播里如此公开地对他进行讨伐，这意味着自己所谓的问题又升级了。他一下子跌坐在大长沙发上，彷彿所有的愤怒、痛苦、失望都朝自己压了过来……

王光美跟着进来了。

刘少奇的眼睛下意识地盯住了桌子上的台历，他需要记住这个日子：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王光美深深叹了口气，泪水从她发青的眼框里簌簌往外流，顺着苍白的面颊流下来。他“啪”的关掉了屋子里的收音机。

“你，你为甚么关了？”突然，刘少奇回过头来，那双可怕的眼睛盯住了她。

“我不愿听他们造谣！”

“不！要听！”刘少奇大喝一声，“给我开了，我要听他们在胡说些什么。”

王光美从来没见过丈夫发这么大的火。这是第一次，而且是冲着自己。

王光美重新扭开了收音机，那刺耳的声音重新在屋里嗡嗡响起。而她的泪水像山泉一样掉在手背上，又从手背上溢到地毯上……

刘少奇的整个身心都颤栗了！

广播里继续说：“……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游说，大作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有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却胡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甚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

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甚么‘赚钱多少都是合法的，多到甚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帮凶的口气，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刘少奇咬着牙齿强忍着愤怒问：“这些话我说过吗？”

王光美把眼泪一抹，拢了拢头发说：“他们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已经不是你的本来内容了。他戚本禹是根据你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在天津视察工作时的讲话归纳出来的。那时你是讲过‘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应当号召以忍耐暂时的痛苦，实现劳资两利’的话。当时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是限制、利用、改造嘛。”

“没错！我的话没说错！”刘少奇站起来，激动得来回踱步：“这些方针政策，毛主席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会站出来来说句公道话的！”

“也很难说，戚本禹写这篇文章，毛主席难道不审查？”

“谁写的文章？”

“戚本禹！”王光美轻蔑地说，“就是中央文革的那个大个子，三十六七岁的样子，原来在《红旗》杂志任历史组